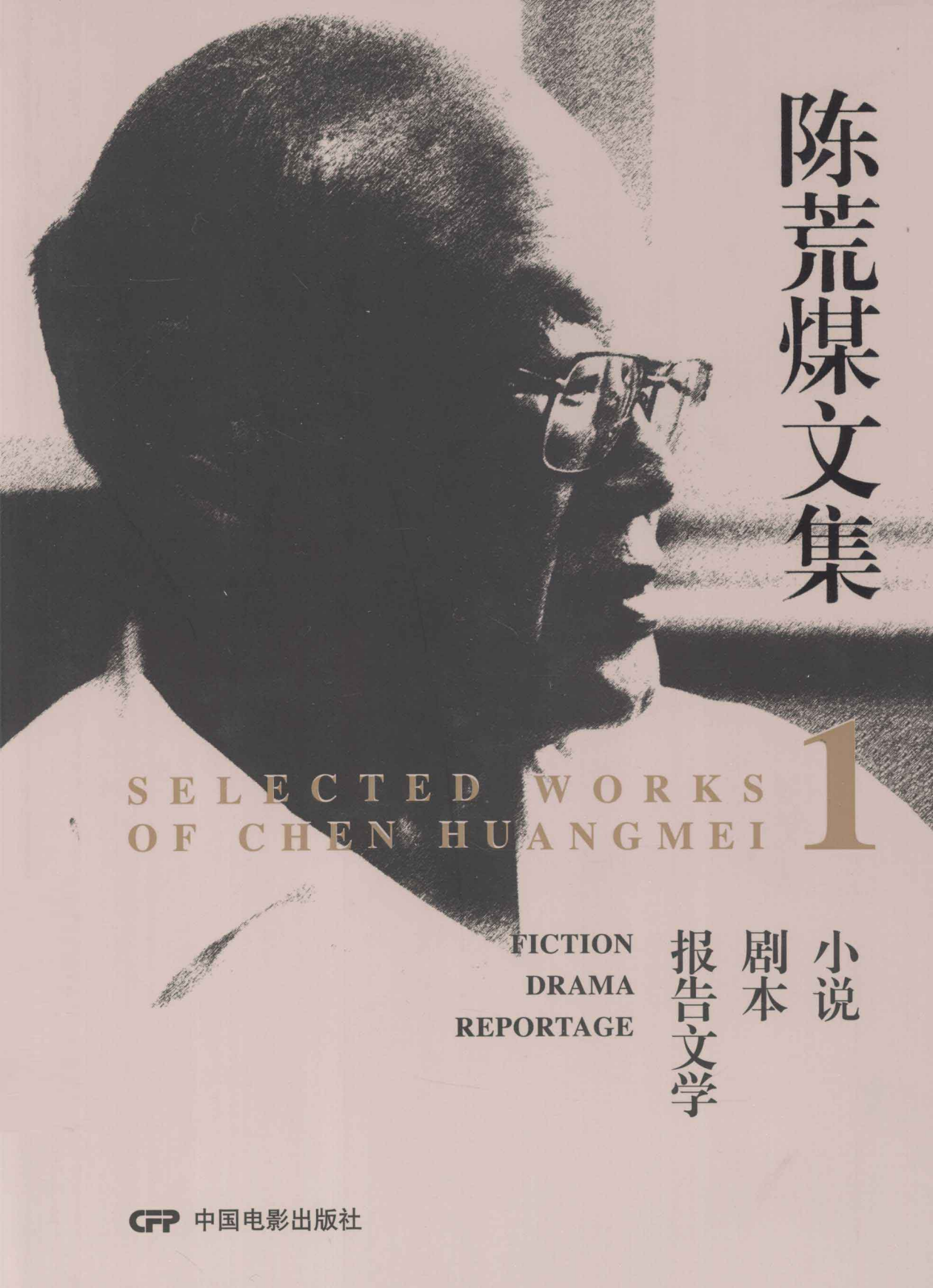




陈荒煤文集

SELECTED WORKS
OF CHEN HUANGMEI

1

FICTION
DRAMA
REPORTAGE

小说
剧本
报告文学

陈荒煤文集

SELECTED WORKS
OF CHEN HUANGMEI

1

FICTION
DRAMA
REPORTAGE

小说
剧本
报告文学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荒煤文集. 第1卷, 小说、剧本、报告文学 / 陈荒煤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106-03786-4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陈荒煤 (1913~1996) —
文集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话剧剧本—作品集
—中国—当代④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3680号

责任编辑: 甄晓文 张 晗

封面设计: 一 岸

版式设计: 李会芳

责任校对: 陈虹媛

责任印制: 庞敬峰

陈荒煤文集 第1卷 小说、剧本、报告文学

陈荒煤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m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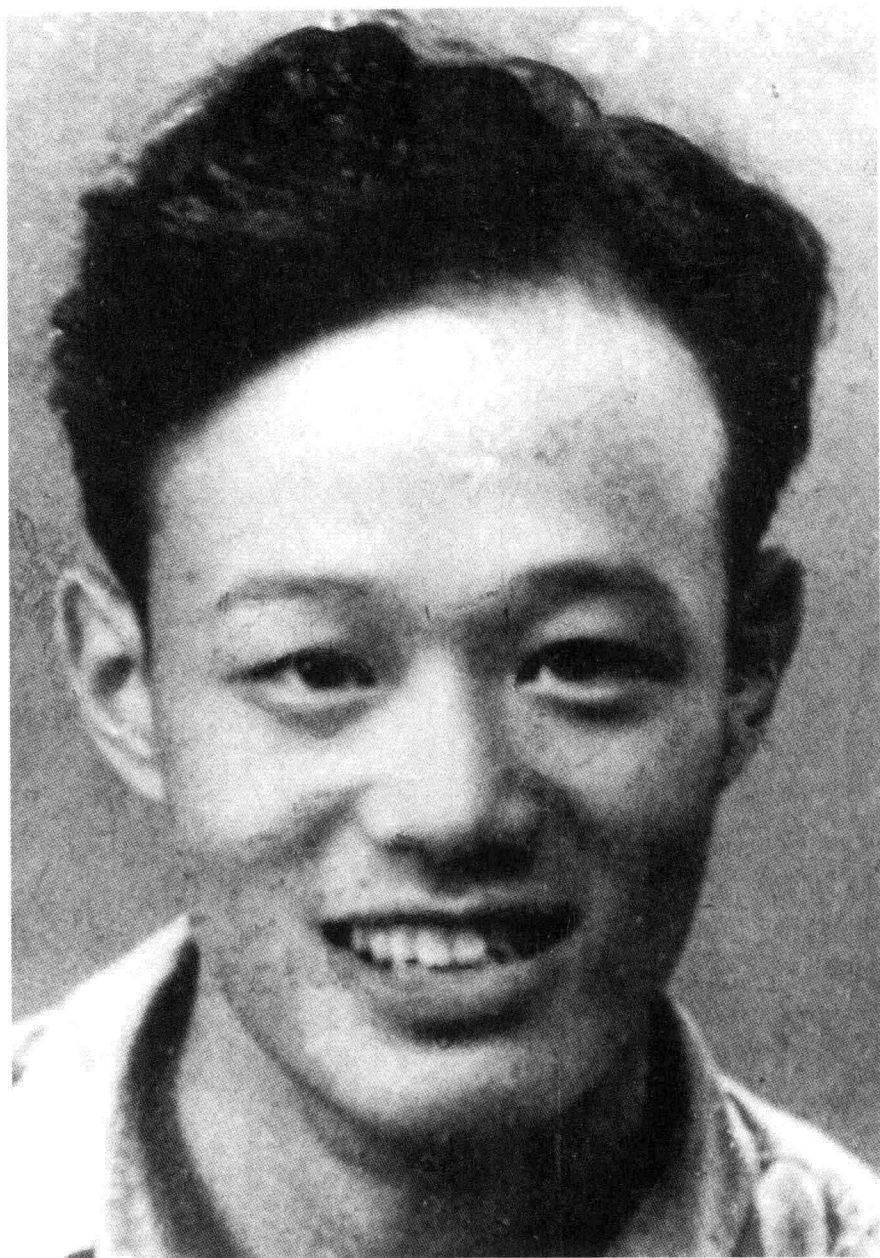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87 × 1000毫米 1/16

印张 / 36.25 字数 / 5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3786-4/I · 0873

定 价 80.00元



陈荒煤（20世纪30年代）



早期著作书影

自传

我原名陈光美，湖北襄阳人，1913年十二月
廿五日生于上海。用此，^时又为伪名，后来
曾用此为笔名。

父亲曾参加孙中山俱乐部同盟会，参加过
武昌辛亥革命，革命失败，父亲又参加过讨伐袁世
凯的运动，被通缉，逃亡广东。所以，
小时候脑子里有一个革命党的印象。因家庭贫
穷，在上海时，小学都未毕业。

1925年随家迁往湖北大冶铁厂。1927年我独自
到武汉，参加革命运动。

1927年大革命期间，我才在上海小学毕业，参加
革命工作，编辑报纸，组织革命组织，曾参加入

《陈荒煤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 蒙、童 刚

副主任委员：张宏森、张 炯、陈景亮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敏、于 蓝、白 烨、朱天纬、刘锡诚

严 平、吴义勤、张抗抗、张建勇、李敬泽

陆建德、陈好林、罗艺军、胡子光、袁 鹰

顾 骧、高洪波、康健民、章柏青、傅红星

程季华、谢永旺、谢铁骊、缪俊杰、滕进贤

策 划：张建勇、白 烨、胡子光

编纂整理：严 平、陈好林、朱天纬

编纂校对：陈虹媛

资料助理：姜 蕾、平 萍、王子涓

第1卷说明

本卷收入作者三个方面的作品。

“小说”：创作时间自1934年春至1941年冬，时间跨度7年，共25篇作品，目次排列均以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为序。这些作品在报刊发表后曾收入作者自己编订的《忧郁的歌》（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5月初版）、《长江上》（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1月初版）、《在教堂里歌唱的人》（桂林雅典书屋1943年冬初版）等短篇小说集，其中21篇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2月出版的《荒煤短篇小说选》。编辑本文集时，对作者未收入文集的少数散见于报刊的作品也一并选入。

“剧本”：作者自1936年至1944年，时间跨度8年，共创作话剧剧本共6部（其中3部与其他作者合作），本文集全部收入，并由编者做了题注。目次排列均以写作时间为序。

“报告文学”：收入作者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随军赴前线所写作的报告文学共12篇，目次排列均以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为序。其中10篇作品发表后曾收入报告文学集《新的一代》（上海海燕出版社1951年2月初版），两篇散见其他报刊。

以上三个部分的作品均属于作者早期作品，编辑文集时，严格遵循作品原貌，对文字（包括习惯用语）及标点符号等不做任何改动。由于部分原始打印稿字迹不清，实在难以辨认的字句均以“□”代替。

目录

小说

灾难中的人群	3
刘麻木	16
抛包	28
人们底爱	35
秋	49
本份人	59
毕业	67
黑子	79
孤苦者	90
罪人	96
忧郁的歌	106
那家伙（狱中杂记）	122
夜	129
长江上	143

弱者	162
活在记忆中的 ——写给苇友	169
泥坑	187
何拐子	199
儿子底生日	212
父子书记	226
只是一个人	242
支那傻子	261
在教堂里歌唱的人	269
无声的歌	278
夜车	286

剧本

黎明（独幕剧）	297
七·二八之夜（独幕剧） ——一个戏剧的Sketch	311
打鬼子去！（独幕剧）	323
总动员（多幕剧）	334
我们的指挥部（独幕剧）	401
粮食（多幕剧）	414

报告文学

塔	489
童话	492
谁的路	496
陈赓将军印象记	
——鲁艺工作团报告之一	500
我看见了敌人底自供	507
破坏吗？建设吗？	512
抬一口棺木回来吧	516
新的一代	522
刘伯承将军会见记	535
一个厨子的出身	542
模范党员申长林	550
万水千山只等闲	
——记解放军某部在暴风雨中翻越荆山的进军	563



小说

灾难中的人群

天快黑了

天快黑了。太阳已经斜溜下山坡，云堆在山后是一团紫浓色；那象一张晒紫了的汉子底脸，在苦皱着额头地告诉人：明天又是一个火热的天。

没有一丝儿风，闷生生地热，显不出一二傍晚气氛。

在施粥厂前，还是拥着那么些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在挤着，叫着，嘈着。雀儿乱不过他们，刚归巢，闪开翅，又吱吱杂杂地飞了出去。

从正午到这时候，这一群，一直挤着，叫着，嘈着；夹杂着老人底呻吟，孩子底哭号，汉子底诅咒和女人底埋怨。

人群中，谁都在淌着汗，身子象浸在水里似的；都疲乏了，流的汗是气和力，再，又这么挤着，叫着，嘈着。怯弱的老人和女人，就仿佛是靠着四围的人，才不会躺下去；可是谁也没想到要想从这一群中走了出去，就象离开了再也走不进这一群似的。

这一群，一直挤着，叫着，嘈着；夹杂着老人底呻吟，孩子底哭号，

汉子底诅咒和女人底埋怨。都在期待着，紧抓着碗，洋铁筒或罐子，把颈脖伸得长长地；但却老是只看见前面波动的人底头，从正午到这时候，施粥厂里，静悄悄的，就看不见一个人影，更没有看见那绕着棚子上飞的炊烟——坡下的大道，也不见冒起一阵尘烟；有人走，可只是缓缓地，空着手的；没有那运霉馒头来的车，和那一阵阵的担子。

——来啦！来啦！

不知是谁这么嚷了一声，顿时，大波浪似的，那挤着，叫着，嘈着的人群都动荡了起来，都使着一股子劲抓紧了手中的碗，洋铁筒或罐子，垫着脚尖，向坡下的大道望去；但坡下的大道也还不见冒起一阵尘烟，有人走，可只是缓缓的，空着手的；没有那运霉馒头来的车，和那一阵阵的担子。

——你妈的！这当口，还开你妈的心啊！

——杂种养的！你娘找着野食啦？这么快活！

——你不怕喉管冒血啊！

……

人群即刻起了回响——尽性的恶毒的咒骂，但一会儿，象泄了气似的，大波浪又平静了下来；谁都感到腿是软得支不住身子了。

天黑了下来，雀儿吱吱地徘徊在树梢，仿佛厌烦这人群底嘈杂。

还挤着，叫着，嘈着的人群，还夹杂着老人底呻吟，孩子底哭号，汉子底诅咒和女人底埋怨。人都是在没力地挣扎，象一头困怒了的兽，挤着，叫着，嘈杂得象在咆哮似的了。

——他娘的！骂呐，还傻候个么啊？捶他个妈的干尽啊，孩子都饿死了！傻候你妈的。……

在人群中，猛扬起了一副沙哑的，破竹似的嗓子，惹人厌地叫嚷着；就仿佛在人们心坎里扔着大块石子，重沉沉地痛。愤怒充满胸膛的汉子们，脸烘烘地起了烧热，象迷恋着一个好梦被人嘲笑似的恼了，狂了样地嚷了起来：

——打这个狗娘养的！

——打！打！

——是疯婆子啊！

——不要打啊！是疯婆子啊！……

疯婆子在乱杂杂的人丛里，白瞪着眼，一直冲到施粥厂门前，一把泪一把涕的，打起腔调地哭了起来：

——打这狗娘养的啊！一碗稀饭够不了我孩子一个子喝啊！打这狗娘养的啊！……嗯……嗯。……

……还不过是前十来天的事：疯婆子底一个仅有的孩子死啦；就在半夜里，她抱着那死孩子在满坡子上跑，怨诉着地哭着，号着：

——看这孩子啊！全都是饿死的啊！他娘的！一碗稀饭，够不了他一个子喝啊！……嗯……嗯……我就这一个独孩子……给饿死啦！啊啊！

……

疯婆子就这时候起，白瞪着眼，一瞅着空，就满坡子上跑，一把泪一把涕地哭着，号着——直让她男人带哄带骗地拖叫了回去。

——打这狗娘养的啊！别扯着我啊！……啊……啊！孩子都饿死啦！嗯……嗯。

——寿儿的妈，寿儿在家叫你呐！……

——啊！啊！……一碗稀饭，够不了孩子一个子喝啊！我就只有一个独孩子啊！嗯……嗯。

——寿儿的妈！寿儿在家叫你呐！……

疯婆子又给她男人酸着鼻子带哄带骗地拖叫了回去。

人群中，静了下来，只听见雀儿喳喳地和着疯婆子凄惨惨的哭号。女人摸着身边自己底孩子，象才发觉到孩子那瘦得象柴堆一样的身子，泪珠子扑簌簌地直滴落了下来。

起了风，云层只点上几颗星，象哭眊着眼；月儿只往云层里钻，大地阴暗着。

黑压压的一群，悄悄地散了，软弱的影子钻进黑黯里，只风在地上摆乱了树影。

汉子都使劲咬着牙，可又不想从齿缝里迸出一口气，只静着不做声，直到女人和孩子们呜咽地哭了，方止不住长长地吐着叹息；心胸象有块铅

沉沉地压着，人身子也就仿佛随着沉了下去似的，听着四围幽咽的声息，似临死的呻吟，全身都轻轻地起着痉挛，发狂般地只想抓着点什么，能尽性地蹂躏。但四围只是沉寂阴暗的天，星星，月亮，树，……只是死了样的沉寂；人都难受的闭塞着气息。

人终于都蜷伏到草席棚里去了。只有几条没魂似的狗，垂着尾巴，在粪窖边贪婪地伸长了舌头。

是一个静的夜了；只微风不知在哪儿飘递来一阵腐臭的气息，没有了嘈杂。

贵生

贵生跟着自己底影子，软弱地拖移着脚步，象醉乏了似的。

风吹着，没有点儿凉意；袒开胸，还是说不出的热躁。

迎着贵生前，走来了一只狗，也象醉乏了似的蹒跚着；贵生一眼瞅着，使着一股劲，猛的就是一脚，贵生茫然地笑了，狗叫了，那么难听地叫着：嘎——嘎——地拖长了尖的嗓子，象一个粗嗓子的女人在凄惨地号叫；但它还是软弱地拖移着脚步，向黑地里钻去。

静寂间，嘎——嘎——的号声，幽幽地，凄凉地回应着，贵生突然感到一阵凄怆；说不出为什么，只想也这么号几声，但望望四围，却是那么死寂，象容不了一丝儿嘈杂，——我×他妈——又只得捏紧着拳头，和那狗一样的，软弱地拖移着脚步，直向黑地里钻去。

一钻进草席棚，就听见女人在窒息地呜咽。

——又哭什么？

是疲乏的温和，贵生轻轻地拍着女人，只自己舒张开手臂，吐着呼吸。

女人却哭出声来了。

——唉！

想说，但没什么说的，用舌头润了下嘴唇，只重重地长声叹息。

——妈的，你就哭着过日子！